

罪与罰



Fyodor Dostoevsky

著 基 斯 夫 退 思

譯 蕪 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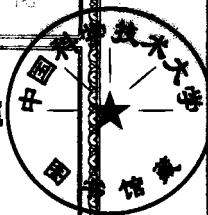
行 印 店 書 光

集選基斯夫退思陀

罪與罰

譯 葉 叢 章

行印店書光文



集選基斯夫退思陀

罪與罰

(本譯全)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定價國幣

元正

著者 俄·陀思退夫斯基

譯者 韋叢

發行人 陸夢生

發行所 文光書店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店：重慶中山一路二一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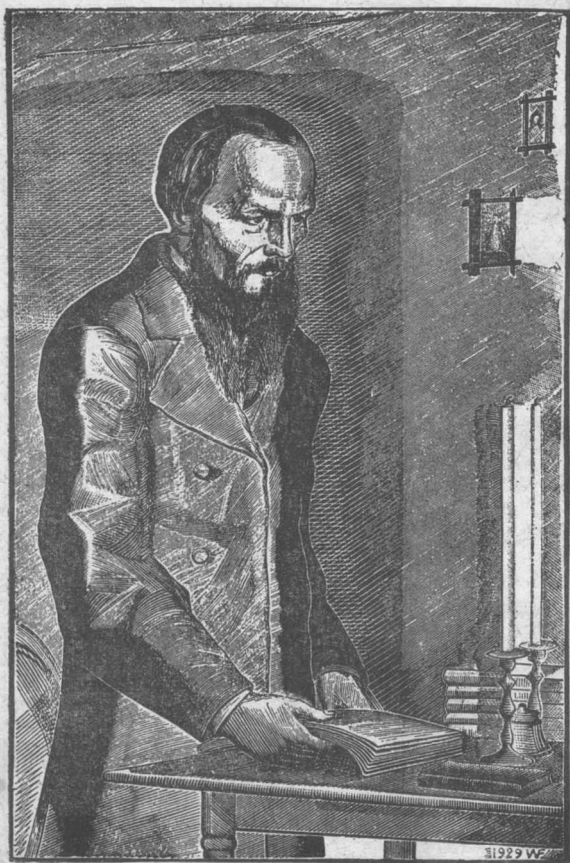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漢口 重慶 成都

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滬)



原 作 者 像

前記

新近逝世不久的黎沃夫·羅迦契夫斯基稱陀思妥夫斯基將「新話」帶進俄羅斯文壇，這便是所謂的都市文學。假如「俄土的偉大作家」託爾斯泰結束了舊時代貴族生活文學底最後尾聲，「那殘酷的天才作者」陀思妥夫斯基却開始了資產社會新興文學底開場白。他們兩位是俄國文壇上無比的對峙的雙峯，無匹的並立的巨人。

經過童年的窮困潦倒的家庭生活，消磨了愁苦寂寞的無聊時光，陀氏於此成為培林斯奇底社會主義理想之崇拜者；而開始加入彼得拉夫斯基爲首的結社，悉心研究福利耶學說。在這種思想支配之下，他寫了『窮人』、『白夜』、『兩面人』等較短名著，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死室記』等不朽的長篇小說。

在經過彼得堡的刑場上死刑的宣布，牧師賜犯人以十字架，而臨終者貪饒地想將嘴唇向十字架一吻，以求最後的贖救的時候，陀氏便由『死亡』中看見了永生，他在意識中已朦朧地皈依了基督。不過此種生活變遷，却很隱晦緩慢。他之後寫了他的代表作『罪與罰』，與『未成年的人』，『魔鬼』，『白痴』，『喀拉瑪卓夫兄弟』等驚人巨製。

在陀氏前後偉大的著作中，其所描寫的人物大抵是窮人、罪犯、醉鬼、乞丐、小偷、奸人、惡漢、惡婆、娼婦、魔鬼、白痴等等。他們在社會殘酷的壓迫之下，都成了永久的窮苦無告之徒，以致結果幾全成爲無可贖救的罪人。他早年的短篇作品『兩面人』可以作他全部著作的題辭。他所描寫的主人公，幾乎無一不是心靈分裂者，永久苦悶，長期懷疑，內心不斷地衝突鬥爭，成爲他們一生的無限的懲罰。有人說，陀氏是寫了一部現代都市生活底偉大的『神曲』，的確不錯；只是這里面只有『地獄』，並沒有『淨土』和『天堂』。任誰讀了他的任何著作之後，都難免要感到一種難言的陰淒的寂寞。牠使你的心頭發熱，發痛，使

你流淚，這是舉世的不幸者惟一的安慰。

還有一點我們要知道：陀氏暮年雖是赤心皈依基督的人，却並不同於一般庸俗的說教者。你讀完他的任何作品之後，永遠會對於現社會發生一種憤憤不平之感，因而養成了一種反抗的精神，陀氏著作在這種意義上便成為時代生活革新的動力。他在他最後一部巨著「喀拉瑪卓夫兄弟」中，曾藉主人公的口，說上帝將世界創造錯了，所以大多數的好人喫苦，而惡人却享受人世生活的至福。因為這樣，上帝便懲罰自己，首先將獨生子作了極慘的贖罪的犧牲。他相信將來在地球上要實現一個真正的基督王國，那是為窮苦不幸的人們建立的。在這個王國裏，沒有奸私，沒有剝取，沒有惡詐欺騙；所有的只是幸福，和平，與永久的相互真誠的友愛。

不過，陀氏並不重視西方文化。他期望着他的理想實現，曾發出這般狂吼的聲音：西方文化快要日暮途窮了，我們斯拉夫人民要担起革新全世界末日頹運底使命。蘇俄人民教育委員長盧那卡爾斯基在陀氏誕生百年紀念席上（一九二一年）

曾說，是的，我們今日的俄羅斯人民，是正體驗着偉大思想家陀思妥夫斯基的話，而從事於全世界人類革新的運動的。在這意義上，陀氏又成爲現代的新預言者了。

盧那卡爾斯基也曾表示過這樣的意見，以爲陀氏全部不絕的心靈創造，有如一條無盡的火河在奔流着。他的每種作品，雖都不做技術上的講求，然而毫無疑義地，每種都是深沉動人，透澈了人的底裏生活的抒情詩作，他常從卑污醜惡的靈魂中，發見那永不熄滅的生命底希望之火花。實在，這是真確的，陀氏是曾作爲不幸者們的偉大的辯證人了。

『「罪與罰」或者是實派作品中的最偉大的，』現代英國文學家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說。醉心於流行的唯物主義，被迫於悲慘環境竟以至殺人劫財(劫而不用)的大學生拉思科里涅珂夫，曾把自己和拿破崙相比，曾把他的乞丐般的母親的僅有卹金所抵押借來的幾十塊盧布，由於憐惜，白白全給了一個新近壓死了的酒鬼底寡婦，終因爲內心的衝突，恐懼，厭惡，自傲與自貶，以及

包探頭的纏擾，逼壓，在無可奈何中，向一位以賣淫養活其繼母的小孩之年輕娼婦索尼亞——一個基督教的靈魂，暗示了他是一個新犯的兇手。索尼亞驚愕之餘，勸他要向世界告白，要向官廳自首，要甘心受苦，受苦洗罪。他聽從了，西比利亞的八年牢獄苦工開始了，索尼亞伴着他過着辛苦的生活。在索尼亞的無涯的柔愛中，他終於看出了神的光輝。一個清晨在伊爾提希河岸上，牢獄外面，他匍匐在她的足前，新的生活於是展開在他的眼前了。

全書中所描寫的人物極其複雜：有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窮困及其犯罪前後的心理；有都麗亞爲着母親哥哥答應嫁給一位無愛情的事務人（丈夫）之受辱；有酒鬼瑪爾美拉陀夫的墮落及其女兒索尼亞之悲慘的賣淫情態；其他如代表新發戶的辦事人盧辛之狡猾陰險；酒色之徒的司維特里喀羅夫終於殺妻自殺；包探界的波費利之刁狡詭詐，千方百計誘人招供；言不顧行的熱心的稚氣的青年社會主義者萊比綏亞利珂夫，先不屑與娼婦索尼亞同寓，後又熱心爲之作證使她跳出盧辛的奸計；最後如意志堅強且思想純潔的美麗的都麗亞，拒絕了有錢的惡漢盧

辛與色鬼司維特里喀羅夫，終於嫁給一個熱心穩直且精明能幹的窮大學生拉如密亨：凡此種種，均寫得沉痛逼真，爲本書中最有精彩的地方。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素園記於西山

附記

叢蕪譯完了這部巨著，我心裏很高興，因爲我很愛牠。但是病中不能讀書，現僅就以前讀過的『最新俄國文學』（黎沃夫·羅迦契夫斯基著）『和文學底影像』（盧那卡爾斯基著），回憶中寫成此文。文中譯名從本書譯者。

序

我很喜歡這本書終於印出來了，我知道這幾年來催着要看此書的認識的和不認識的許多朋友也一定會同樣歡喜的。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本偉大的動人書，賢明的讀者自己去欣賞評判吧，我在這裏只替自己的拙劣的譯筆抱歉一下。這樣太淒慘的小說，裏面充滿了被侮辱與損害的窮人、兇手、妓女、酒徒等等的內外生活的描繪，不宜於讓堂皇的學者之流藉以展露個人的才學，在我只是因為愛之而勉強盡薄力將就老實地翻過來，給一般讀者看個粗枝大葉而已。全書都是直譯的。希望熱心的朋友能幫助我，使此書再版時（若是可以再版的話）可以成爲更可讀的譯本。

我是根據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本重譯的，時常也用俄文原本對照。在

全部的工作中，在英俄文兩方面與我以幫助，我要在此致謝者有 Mr. Polevoy, Mr. and Mrs. Shadick。我們發見英譯本中也常有錯，和「窮人」的英譯本一樣，不禁嘆翻譯之難，因為那譯者乃是極著名的。她幾乎把都介涅夫、契訶夫、陀思妥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著作全部譯完了。其他俄國作家的作品還在外。可惜素園還在病中，不然這個譯本或者會更可讀的，他曾爲譯者（也是爲讀者）那麼悉心地用俄文原本從頭至尾地校閱過「窮人」，而且他又是那般愛陀思妥夫斯基。這譯本也就獻給他吧。

一九三〇年六月六日 葉蕪寫於北平市

六版序

這樣一部悽慘的長篇鉅著，竟會在七年中印行五版，這表現中國讀者的進步。由未明版轉開明版，以後因為抗戰和其他關係停印九年，現在又以文光版出現了。

巨石下的野草在九死一生中掙扎着從側縫裏向外發展，也會搖曳在陽光與和風中，低吟着生之歌曲。

窮困潦倒的大學生兇手拉思科里涅珂夫，在西比利亞的流放徒刑期裏，在久病新愈仍從事苦工勞作之片刻休息中，發現了而且表示了他對於萬里相隨的無助的妓女索尼亞的愛，於是又同作着新生的夢。

巨石何時能從野草上移去？

那產生兇手與妓女的經濟制度何時才能消滅呢？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中秋節）叢書於上海市。

第一部

原书空白页

第一章

在七月初的一個非常炎熱的晚上，一個青年人從他在S巷里所租的樓頂裏出來，慢慢地走着，好像躊躇似的，向K橋走去。

他順利地避免了在樓梯上遇見他的女老板。他的樓頂是在一座高高的五層樓的房子屋脊下面，與其說是像一個房間，還不如說是像一個櫃櫥。供給他以樓頂，午膳，和侍候的女老板，在下一層樓住着，每次他出去的時候，他一定要從她的廚房經過，廚房的門總是開着。每次這青年人經過的時候，他便有一種不舒服的，膽怯的感覺，使他皺眉而且覺得害臊。他欠他的女老板的錢欠得無法了，就怕遇見她。

這並不是因為他膽怯和沮喪，十分相反；從某一個時期起他便處在一種暴

燥的，緊張的，彷彿「心氣病」的狀態中了。他是那麼聚精會神于自身，並且和所有的人隔離起來，使他不但不怕遇見他的女老板，無論誰他都怕遇見。他爲貧窮壓毀了，但是關於他的處境的困苦近來已不復重壓他了。他已經完全不去做並且也不願意去做那些實際上重要的事情。無論什麼事情，無論什麼女老板所能作出來的，他都不害怕。但是在樓梯上被停止住，勉強去聽她的瑣碎的，不相干的閑話，聽她要錢的糾纏，威嚇和怨言，並且絞他的腦汁找藉口，去搪塞，去撒謊——不，不那樣，他寧願像貓一般地爬下樓梯，不被看見的溜出去。

不過這一次，在出來到街上的時候，那種和自己的女債主相遇的恐怖却侵襲了他。

『我要去嘗試像那樣的一件事情而被這些小事驚嚇了，』他帶着一副古怪的笑容想道。『哼：是的，一切都在一個人的手中，而他却讓這一切都因怯懦而失去了，這是顯然的道理……。要知道人們所最怕的是什麼，那是很有趣的。走一步新路，自己說一句新話，是他們所最怕的。……但是我嘮叨得太多了。就是因